

“秦学”建构虚妄论

汪大白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至今尚在走俏的所谓“秦学”其实是建构虚妄的伪学。因为“秦学”的前提纯属臆断,“秦学”的支柱也不可靠。将小说文本看成家族兴衰历史、宫廷斗争秘史,是对《红楼梦》的误读和曲解。

关键词:《红楼梦》;刘心武;秦学;建构;虚妄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1-0078-05

回顾2005年,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独树一帜“秦学”旗帜,另辟“揭秘”蹊径,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红楼梦》持续数月之久,随即东方出版社将他的讲座文稿大量印行全国,一时间,“秦学”讲座倾城倾国,“揭秘”文稿洛阳纸贵,刘心武与《红楼梦》,成为全社会公众性热门话题。面对新兴“秦学”、时尚“揭秘”,社会各界爆发了一场广泛的论争。论争之中,红学界主流反对和否定刘心武的揭秘可谓旗帜鲜明,众多红学家对刘心武揭秘的反诘与批判也都理直气壮。然而时至今日,“秦学”并未偃旗息鼓,“揭秘”也还涛声依旧——“秦学”主讲不是还在“百家讲坛”频频出境继续兜售,“揭秘”文稿不是又有多部出炉四海畅销!

现状如此,谁敢断言,排除“秦学”的社会影响,坚持“红学”的学术方向,只须对阵一战便能得胜而还?

(一)

《红楼梦》不愧是一部“生活之大书”(别林斯基语)、“宇宙之大著述”(王国维语),问世以来的两个世纪,读者之广泛、评论之繁多、意见之纷纭、争论之剧烈,及其激发的政治风暴之浩大、产生的文化影响

之深远,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亦属罕见。

于是,在中国的学术之林,就有了一门特殊的学问,名曰“红学”。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曾经这样论及“红学”,他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俚坐俚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1]

可见,《红楼梦》因为“一书”而得为“红学”,原本就是一个特别稀罕的现象,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何以如此?答案或许就在《红楼梦》自身的价值、地位及其相关方面的特殊性,或许也还在于人们为之多方探索、长期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但是有谁能够料到,学界不仅能够因为《红楼梦》“一书”而共同开辟出一门“红学”,竟然还有学者能够因为秦可卿“一人”而独自创立一门“秦学”!

作为一名作家,刘心武曾经很有影响;而他介入红学则为时较晚。他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始于1993年,后有结集出版专著《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红楼望月》等,另外还有三部“学术小说”即《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

收稿日期:2008-12-10

作者简介:汪大白(1949-),安徽黄山人,黄山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所有这些似乎并未引起任何特别的反应。然而一旦登上央视讲坛,刘先生即获得了特殊的平台、特殊的时机,正是借此平台、借此时机,他亮出了“秦学”的旗号,展示了“揭秘”的高招,赢得了连他自己都会感觉几分意外的强烈反响。

不过细观“秦学”“揭秘”,其自身也确实造詣不凡:宫廷、家族、历史、政治、阴谋、凶杀、暴力、死亡、亲情、友谊、爱情、淫欲,以及档案搜寻、古玩鉴赏、诗文诠释、对联破译、谜语揭秘等等,内容题材应有尽有、纷然杂陈;同时又兼之世俗性、平易性、故事性、趣味性、传奇性、神秘性,以及对照、类比、勾连、回环、铺垫、悬念等等,艺术审美百味俱全、魅力无限。既有特殊平台、特殊机遇,又兼独家思路、独家技艺,刘先生的“秦学”“揭秘”万人空巷、风靡全国真可谓是势在必然。

借助于“秦学”“揭秘”,人们惊奇地发现:秦可卿并非像小说所写的那样出身卑贱,她的原型是康熙废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将她藏匿以为政治投机的资本。秦可卿死亡的真正原因,也不在于她与贾珍暧昧关系的暴露,而是因为宫中贾元春的告密。同时人们更惊奇地发现:贾元春的原型是曹雪芹的一位姐姐,送入宫中先是废太子胤礽的王妃,经过二次分配到了弘历府上。因为告发秦可卿的秘密身世,她得到晋升成为乾隆的宠妃。但是乾隆四年发生了“弘皙逆案”,贾元春最后死于“月”派与“日”派的宫廷斗争之中,曹氏家族也正由此走向彻底崩溃。

刘先生明确宣称:“我的研究,最后形成独家思路的就是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22]

“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这个判断可是一个虚妄的判断,这个“秦学”可是“前人不知道”、今人不敢信的“秦学”。不是吗?有关《红楼梦》人物秦可卿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年曾有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作过“秦可卿之死”的学术考证,其后更多学者曾经围绕秦可卿形象进行过各方面的分析,然而一直未曾听人说过什么“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时至今日,刘先生标榜其“秦可卿研究”为“秦学研究”,理所当然会遭到质疑。但是刘先生却异常郑重地申明:“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23]

刘先生自诩的“独家思路”、“另辟蹊径”,是什么“思路”、什么“蹊径”?刘先生自信的“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该怎么“自成”、怎么“自圆”?我们有

必要作些考察。考察也基本有三:一、“秦学”建构;二、“秦学”方法;三、“秦学”实质。因为篇幅有限,本文仅论其一,二、三已另撰文。

关于建构问题,正如张书才先生所指出,所谓“秦学”有赖两根支柱:其一,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贾元春的原型是曹雪芹的姐姐,这两个人物“互为因果”,“是扯动贾家命运的两翼”;其二,《红楼梦》第一回至第八十回叙事文本的时间顺序,与文本“后面”的朝年顺序是对应一致的,可以“了解到《红楼梦》小说文本后面的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物件原型、细节原型”。^[24]

考察完全可以证明,两根支柱均不可靠,“秦学”建构确属虚妄!

(二)

考察“秦学”的第一根支柱,涉及秦可卿和贾元春两个人物。

现在先说秦可卿。刘先生的“秦学”有个最为重要的论点就是:“曹雪芹所写的秦可卿这个角色是有生活原型的。这个角色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他所生下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应该是在他第二次被废的关键时刻落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女儿也跟他一起被圈禁起来,就偷运出宫,托曹家照应。而现实当中的曹家,当时就收留了这个女儿,把她隐藏起来,一直养到可以对外说是家里的一个媳妇……概而言之,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废太子的长子弘皙的妹妹。”^[25]对于刘先生揭示的“生活原型”、确认的历史人物,我们首先就有几个问题要问——

胤礽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物吗?

胤礽女儿真的能偷运出宫吗?

胤礽女儿真的送给了曹家吗?

曹家真的藏匿了胤礽女儿吗?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些问题,刘先生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史料,给出任何直接的理据,证明他所提出的历史情况属“真”属“实”。刘先生所能做的一切仅仅就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他说:“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找到任何关于太子的女儿偷运出来,被曹家藏匿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不必再问:那是可能的吗?”^[26]因为他可以举例说明:“有人就从被圈禁的宫里面逃逸;有人就收留逃逸的人;有皇族生了孩子就瞒着宗人府,违禁地送给别人;而包衣奴才身

份的人,他就敢私自把皇族血统的孩子抱到自己家养起来。”所以他强调说:“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依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胤初的一个女儿被曹家藏匿的一手档案而已。”^{[2]196}既然没有找到“任何”“史料”,既然没有找到“一手档案”,那么凭借任何类似情况作出的类比类推,仅仅只能提出一种可能而已;不同情况的不同类推也就可以提出不同的可能。况且,在决定刘先生的论点是否可以信从之时,“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不是事实的问题;刘先生对于自己所说的情况不能仅仅证明是种“可能”,而必须证明是个“事实”。否则无论他提供多少“可能”,他的所谓“结论”就只是一种“假说”。依靠这类“可能”,凭借这类“假说”,刘先生的“秦学”又何以建立!

其实,刘先生的论点不仅从历史方面无法证明其“真”,而且返回文本人们也无法相信其“真”。我们回头着眼《红楼梦》文本,不能再追问一个最为紧要的问题——

秦可卿真的就是胤初女儿吗?

为了将小说人物秦可卿读成胤初的女儿,刘先生可真是“细读文本”、潜心“探微”,下足了功夫。他从贾府婚配之谜讲起,大讲特讲秦可卿抱养之谜、生存之谜、出身之谜,反反复复地强调秦可卿“身份非同小可”、“血统高于贾府”,以此层层铺垫,步步推移,最后来个大气揭秘,推出一位大公主!应该说,刘先生的细读、探微、揭秘,有着极强的迷惑性、诱导性、欺骗性。但是具体审视却不难看出,他从文本所寻找的种种“暗示”与“证据”,其实都是他的穿凿深纳、牵强比附,许多理由完全出自他的“想当然耳”。比如他的“贾府婚配之谜”一讲认为:“秦可卿的寒微出身,显然与贾府这个百年大族的地位极不匹配,她成了贾府众多媳妇中的一个例外,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红楼梦》关于贾府姻亲关系的描写,从来没有强调过门当户对的观念。其中贾赦的妻子邢夫人,贾珍的妻子尤氏等,出身也都不算高贵。《红楼梦》第十九回,贾母等到清虚观打醮,张道士提起宝玉亲事,贾母说:“你可如今打听看,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可见贾母注重的只是“模样”与“性格”,并非如刘先生这样注重出身与门户。论及秦可卿的模样、性格,《红楼梦》描写并无奇怪

之处。只是虚构一个“抱养”身份,此中文本又有何秘可揭?

下面再说贾元春。胡适先生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中说过:“我曾考清朝的后妃,深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没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贾元春是虚构的人物。”^{[4]52}随后他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又进一步说:“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4]73}

贾元春这一虚构的过场人物,在“秦学”体系中竟然同样成为关键角色。刘先生就贾元春的原型、告密、死亡三大方面做足了文章。但我认为,如果说他在秦可卿问题上所作的文本细读极不客观,那么他在贾元春原型的探佚上表现得更不严肃。

刘先生在推测贾元春原型时说:“在真实的生活中,曹家应该是有一个女子被选进宫了,这个女子的辈份应该是曹雪芹的一个姐姐;她可能是曹寅亲儿子曹颀的一个女儿,也可能是曹寅的过继儿子曹頔的一个女儿,也可能是曹家跟曹頔一辈的兄弟当中,某人的一个女儿。总之,这个女子进宫以后成为整个曹氏家族的一个骄傲。从辈份上来讲,她就是曹雪芹的一个姐姐。”^{[2]228}左一个“可能”,右一个“可能”,其生父原本无法指认,却执意将她派定元春原型。另外他说:“在真实的生活里,曹家有一个女子,最早应该是送到胤初身边,跟胤初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起码和胤初的儿子弘皙在一起生活过。”^{[2]231}“她在二次分配中,就被从弘皙那边,拨到了弘历身边。”最后成为一名宠妃。^{[2]236}“应该……起码……”云云,刘先生的想像何其自由,猜测何其随意!还有,他将曹家藏匿秦可卿视为政治投资的“绩优股”同时,又将元春入宫视为曹家的“双保险”。他说:所谓“双保险”“就是把自己家族的一个女儿送到宫里面去,想办法让她逐步晋升,使她最后能够到皇帝的身边,成为皇帝所宠爱的一个女子。在小说里面,这个人就是贾元春。”^{[2]201}一边说宫中“分配”如何如何,一边又说家族“想办法”如何如何,两说如此矛盾如何统一?其实两说都很荒唐,真不知道“秦学”究竟属于何等学问!

刘先生在判定贾元春告密时指出她的三个目的:一是有揭发义务、为坚持原则;二是保护自己父母、解脱自己家族;三是为了自己往上爬、得到提升。他说:“根据小说的描写,我们就发现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就是秦可卿上吊自杀之后,接着发生

的事就是贾元春地位得到提升。”^[220]在这里,情节安排的前后位置被转换为事件发生的前后时间,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又被转换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真可谓高明至极,可又真是匪夷所思。至于刘先生指认贾元春告密的依据,所谓“二十年来辨是谁”的判词所指,纯属凭空猜测,置之于小说叙事结构根本无法说通。另有所谓“清虚观打醮”的情节由头,亦属牵强比附。以此证明元春内心的不安,正好反映刘先生对端午习俗的误解。

刘先生关于贾元春死亡的传奇性描述最具艺术虚构的性质特征,简直就是传统剧目《长生殿》杨贵妃丧生马嵬坡的一场新版套排。他毫无根据地认为,贾元春死于弘皙逆案的刺杀事件。他说:“乾隆四年春天,发生了所谓‘弘皙逆案’。”“乾隆在扑灭这个事情之后,销毁了有关档案,以维护自己的尊严。”^[226]“后来乾隆又销毁了绝大部分有关档案……曹家在雍正朝遭打击的情况,还可以查到一些档案,乾隆朝的这次彻底殒灭,却几乎找不到任何正式档案了,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来,贾元春原型的死亡,应该就是在乾隆四年的这个刺杀事件当中。”^[224]既然找不到任何档案资料,如何得知乾隆销毁档案之举?既然乾隆销毁了有关档案,又如何得知元春死于刺杀事件?刘先生所作的再三说明,恰恰说明他自己的“估计”之妄、“揭秘”之妄!

刘先生既为贾元春指定了生活原型,又为她勾画了一生的传奇经历,却完全没有提供出任何实证材料,完全作些胡猜妄议——以此观之,“秦学”不是伪学又是什么!

(三)

考察“秦学”的第二根支柱,涉及历史事实的确证以及史实与小说关系的把握。

刘先生妄言:《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个儿是写的清朝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他还说,这一点清楚得“粲如列眉”、“若合符契”。我们且看看是否果真如此。

刘先生认定第十八回后半回至第五十三回前半回,所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情,所举证据主要有二:一个是物证:曲柄黄金伞;一个是事证:四月二十六芒种节。其实所举两条都不足为据。其一,史学专家张书才指出,要说贵妃仪仗里的“曲柄伞”,至迟也是顺康以来即已有之;要以妃之身份论,彩仗

中的“金黄七凤曲柄伞”则是乾隆十四年所增加,乾隆元年又还没有。“所以,刘心武先生以贾元春省亲仪仗里有把‘曲柄七凤黄金伞’来证明所写是乾隆元年发生的事情,显然有违清代典制和历史实际,是不能成立的。”其二,曹雪芹一生经历两个“四月二十六芒种节”的年头,雍正三年和乾隆元年。如果按刘先生反复强调的观点来看,《红楼梦》既是一部自传性、自叙性、家族史性质小说,那么以小说文本与作者家世对照,这部分与其说是写乾隆元年不如说是写雍正三年。因为,小说所写贾府被抄是在四月二十六芒种节那个年头之后,这与曹家被抄史实是在雍正三年之后事实相符。相反,如果坐定所写四月二十六芒种节这年是乾隆元年,那么小说所写贾府被抄就成了乾隆元年之后的事,与曹家在雍正年间被抄的史实显然大悖不合。

刘先生认为,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九回,“可以断定,它是写乾隆二年的事情。”证据就是小说文本写到一位老太妃薨逝了,而恰恰在乾隆二年年初,宫里面就死了一位康熙身边的女子。他说:“在乾隆二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康熙的妃嫔,或者宫里跟康熙有关系的、有名有姓的女子薨逝,就只有这么一个,生活当中是熙嫔,小说里面叫做老太妃的薨逝。”^[221]显而易见,这样的推断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文学原理。以逻辑推理而言,如果只有乾隆二年死过一个妃嫔,那么所写老太妃薨逝才可能是乾隆二年的事情。以文学原理而言,即使取材于乾隆二年熙嫔的死亡情况,也不能将作品所写就坐实为生活原型。何况仅凭妃嫔薨逝这一点似是而非的联系断定十几回小说所写的年份,这不叫“武断”还叫什么?

刘先生说:“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写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情。这个我也有证据。”^[221]这一次刘先生提供了历史事实作为证据。他认为正是因为乾隆三年,曹家后台很硬、地位很高的两家亲戚——傅鼐和福彭出了问题,所以曹雪芹“就是要把真实生活当中,曹家在乾隆三年所遇到的,跟自己家关系很密切的这些亲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击的情况,含蓄地投射到小说里面去。”^[221]其实《红楼梦》读者谁都能够看到,这一部分文本,主要描写的是贾府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中反映贾府走向衰败的必然过程。贾府衰败明明是由内部矛盾斗争所致,刘先生偏偏说是后台倒霉情况的“含蓄”“投射”,难道这就算是“细读文本”?退一步而论,即使

是历史事实的“含蓄”“投射”，也不能就此证明所写就是历史事实；即使是乾隆三年的事实的“含蓄”“投射”，也不能就此证明所写就是乾隆三年的事实——这应该是文学创作原理的基本常识！

通观“秦学”“揭秘”可知，刘先生完全地曲解鲁迅先生论《红楼梦》“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八字评语，极端地强调“《红楼梦》具有自叙性、自传性、家族史的性质”，进而以此作为前提来建构他的“秦学”。他不仅坚信《红楼梦》是一部具有自叙性、自传性的家族史，而且认定《红楼梦》写的就是清代三朝的政治时局，特别是乾隆朝的权力之争。他说：“《红楼梦》描写的社会背景，就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书里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合并在一起写，重点写的是乾隆朝，‘当今’这个‘日’，和潜在的敌对政治势力‘月’，构成了紧张的‘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形势。”^{[2]66}《红楼梦》“重点写的是乾隆那一朝发生的故事，那一朝上层的政治权力斗争就更多地折射到了《红楼梦》的文字里面。”^{[2]118}同时他又认为：“《红楼梦》被称为神秘的作品，它的神秘性，体现于书中暗示了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时局，而作者曹雪芹家族的兴衰荣辱又与其紧密相连，他把自己家族经历的事件和他脑海中的人物一一展现在《红楼梦》里，似若有所指，而又不敢造次，《红楼梦》里很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能在康雍乾三朝找到影子。”^{[2]30}以他对《红楼梦》历史背景的把握，以他对曹雪芹创作心态的感悟，他断言《红楼梦》存在两个不同的文本，一个是作者明确写出的文字，叫做“显文本”；一个是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他之所谓“揭秘”《红楼梦》，正是以细读“显文本”为途径，以探索“隐文本”为目标，从而揭开隐藏在《红楼梦》背后的“巨大秘密”。

但是有趣的是，刘先生在讲稿出版之际于揭秘正文之前又作出如下辩解与申说：

“我的秦学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诸如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的原型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2]4}

是的，由于权威媒体的支持，“秦学”旗帜举世瞩目。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刘先生的“揭秘”，的确是打开了一扇最能看清政治权谋与争斗景象的窗户，迈过了一道最能通向清朝宫庭深处的门槛，掌握了一把最能开启大内档案橱柜巨锁的钥匙，将人引入了“秦学”这座海市蜃楼般的宫殿，欣赏到“红楼”背面的奇异景象，领悟到“索隐”新境的无穷奥妙。

妙哉“秦学”！妄哉“秦学”！

参考文献：

- [1]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3]张书才.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与议[C]//公孙治.揭秘与猜谜——刘心武秦学透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 [4]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张德学

Falsity of "Qinology" Construction

Wang Dabai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With foundation on pure personal assumptions, the still-popular so-called "Qinology" is in fact a falsely constructed learning. It is a capricious misunderstanding and distortion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to see it as an account of family rise and fall or hidden struggles in the royal court.

Key words: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Liu Xinwu; Qinology; falsity

“秦学”建构虚妄论

作者: [汪大白](#), [Wang Dabai](#)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1)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4条)

1. 钱钟书 [管锥篇](#) 1979
2. 刘心武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2005
3. 张书才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刍议](#) 2006
4. 胡适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1988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严安政](#). [YAN An-zheng](#) [回归文本还红学以学——评《红楼梦》读解中的“刘心武现象”](#) -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 22(1)
 近年来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读解,在理论上混淆了原型和文学形象的关系、混淆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界限,实践上则学术依据严重缺失,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文化背景,关系到正确的学术、文化方向,不可等闲视之。回归文本,才是红学研究的正确学术道路。
2. 期刊论文 [汪大白](#). [WANG Da-bai](#) [“秦学”方法谬误论——平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6(1)
 将《红楼梦》看成家族兴衰史、宫廷斗争史的所谓“秦学”,尽管至今尚在市场走俏,其实是对小说文本的误读和曲解。因为错误地应用了种种“读法”和“解法”,“秦学”已经重蹈索隐红学之覆辙,注定将以破产为结局。
3. 期刊论文 [邱华东](#). [Qiu Huadong](#) [也谈《红楼梦》中的“樵木”——与周汝昌、刘心武先生商榷](#) - [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5(4)
 对于《红楼梦》的考证,因立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掌握详实的资料,充分关注《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而不能作“想当然”的臆断。
4. 期刊论文 [史红改](#). [张小莉](#). [Shi Honggai](#). [Zhang Xiaoli](#)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刘心武“秦学”之谜”评析](#) -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 13(6)
 经过《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刘心武先生之“秦学”是脱离《红楼梦》原著的内容和艺术原则去解所谓之“谜”,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并没有抓住《红楼梦》的真正主旨和内涵。因此,刘心武先生之“秦学”是在走回头路,而且在研究中存在很多失误,尤其是在秦可卿身世之解方面,刘先生存在明显的失误。
5. 期刊论文 [茯苓花](#) [也是一种“戏说”——刘心武“秦学”评议\(二\)](#) - [语文学刊](#)2009(1)
 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于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开创出“红学”的“秦学”分支,引发了一个争论的热潮。本文于自己阅读《红楼梦》真实感受,就论证方面、自相抵牾、理解方面的所谓事实误提出自己的观点。
6. 期刊论文 [赵建忠](#). [ZHAO Jian-zhong](#) [红学研究的学术空间与“公众共享”问题——兼评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揭秘”](#) - [闽江学院学报](#)2005, 26(6)
 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揭秘”经不起史料推敲,其学术小说对《红楼梦》的人物刻画也大多背离了原著形象的性格发展逻辑,尤其是在治学方法上,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比附、主观臆断的问题。红学研究的空间固然应该“公众共享”,但前提是严守学术规范。
7. 期刊论文 [谢志勇](#) [《红楼梦》秦可卿人物形象再评论](#) - [中国商界](#)2008(10)
 刘心武先生认为秦可卿出身高贵,有帝王之家的血统。本文认为秦可卿可能“出身未必寒微”,但不可能是刘心武先生说的出身帝王家的“公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并不是所谓的政治斗争失败的牺牲品,而就是她与贾珍奸情事发而自缢身亡。秦可卿与贾珍之间根本就是乱伦的关系,而非刘心武先生说的所谓的“爱情”。
8. 期刊论文 [程建忠](#) [也说秦可卿——与刘心武先生商榷](#) -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
 著名作家刘心武对《红楼梦》小说人物秦可卿的分析研究和“揭秘”,不符合小说文本的实际描写,只是一种臆测和猜想;分析人物形象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作品本身,从作品的客观描写中去分析、去体味、去研究。
9. 期刊论文 [徐乃为](#) [从秦可卿的设置命意解读刘心武的“秦学”](#) - [贵州社会科学](#)2006(2)
 《红楼梦》作者设计秦可卿的本意,乃是由她诠释贾府败亡的缘由,由她诠释宝玉“颓堕”的缘由;让她承载贾府衰败的责任,让她承载宝玉“变坏”的责任。贾府衰败的原因是“如今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小说正是写她“淫合”宁府掌门人贾珍,“淫诱”荣府中兴的希望者宝玉。在封建时代,“福善祸淫”、“万恶淫为首”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判词说她“情既相逢必主淫”,“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旧稿设定她的结局是“淫丧天香楼”,即是其形象定位。这样,刘心武先生所认定的秦可卿以“公主”为原型,以褒扬为解说的“秦学”就完全没有立足的依凭。
10. 期刊论文 [贾舒颖](#) [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 - [艺术评论](#)2005(10)
 采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刘心武在中央台百家讲坛以及《红楼梦解密》一书中的很多观点与自己相左而激愤、拍案或者破口开骂,只是平心静气地、逐条析理地将其中的主要漏洞、谬误向人娓娓道来。他说,要想完整详尽地指出刘心武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肯定会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不是几句话可以尽述的,所以,还需要广大读者和观众。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媒体和什么样的人,都抱有“辨别”的精神,即便没有求证工夫,比之全盘接受也要强得多了。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yxb200901020.aspx

下载时间: 2009年10月23日